

語言的彩色夢遺

Colorful Remains of Language

曾啟雄

Chi-Hsiung TSENG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暨研究所教授

語言從遠古開始直至今日，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語言常因生活的豐富與民族間交流，相互影響而產生變化。台灣早期曾被荷蘭人入侵過，在語言中，留下了荷蘭語的痕跡，如目前台語使用中的肥皂「薩文」，就是荷蘭語的殘存。西班牙人也到過台灣，當然也在台灣留下了痕跡，台灣北部海邊的三貂角就是西班牙語地名，三貂角就是San Diego（聖地牙哥）之西班牙語音譯，專指突出海洋之岬角，世界各地就不乏這樣的地名，說明西班牙人在那段期間，透過海洋外侵的歷史痕跡。當然，中國東南沿海的漢人進入台灣開墾也是如此，早期原住民的種種，也融入了台灣的生活裡，保留至今。如台灣保有許多以原住民發音為主音譯的地名，如宜蘭的羅東，羅東原住民發音原是指猴子的意思，羅東的區域原來有很多猴子聚集的地方，因而得名。北投的原住民語言原指的是女巫居住的地方，埔里地名則帶有從高山往平地看漢人居住地有如天空星星般等。上網

的話，可搜尋到一大串。

語言上，台灣受到日本的統治時間距離較近的緣故，語言的交融狀態至今仍清晰明顯感受，如貨車的「拖拉庫」、收音機的「拉基約」等日式英文仍屬於通用狀態。甚至，許多台語仍直接保留了日語發音，如壽司（すし）。另外也有本出現於中國的古詞彙，大陸和台灣均已不用的措辭，日本語卻也保留了下來，更能體會「禮失，求諸野」的感慨；如「簞筍（たんす）」的措辭，就出現於《孟子》梁惠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簞是指小的籠子，筍是吃飯及放衣服的工具，兩字都有籠子或箱子的意思，兩字至今的文字或口語語言，均已屬於不通用字或古語、死詞，卻仍是日本目前的生活用語。

地名的發展變化，不僅於出現於台灣語言而已，擁有長久歷史與複雜民族語言的大陸，更是不勝枚舉。如北京城市特色之一的「胡同」，胡同原是蒙古語留下來的發音，胡同的蒙古語原意

是指水井的意思。北京建城初期，居民是以水井作為居住中心，環繞擴增而成。水是生活的必需品，沒水就沒辦法生活，因此城市就以水井逐漸擴大，以至於今日所見規模。珊瑚也是古波斯語Sango的漢音譯，經過絲路傳入，至今仍在使用中。色彩是文化的切片，當然也無法免除影響所帶來的各種變化。

鴉片戰爭，英國人以法律重罰禁止自己國內的鴉片銷售與吸食，卻允許以武力強銷於世界各地。鴉片戰爭對中國人而言，象徵了近代史一連串恥辱的開始；但也正視了對外的貿易活動，西方的船堅砲利等的近代科技與知識也因此得以進入境內和發展。在此階段進入中國的西方物質和技術，通常被冠上洋字。好像早期通過絲路傳進中原的食物或器物，如胡琴、胡瓜等加上「胡」以作為區別般。洋字在字典上，有多、海洋的意思，經過海洋進入中國的，冠上洋字以作為區別，帶有外國的、進口的意思，如洋行、洋服、洋槍、洋炮、洋



洋紅染成的春花



牡丹紅



廟宇的籤詩用紙洋紅染色之色彩

琴、洋菜、洋蔥、洋槐、洋菊、洋香瓜等。諸多冠上洋字的新鮮事物裡，洋紅也是屬於其中的一項，由字義上，大約可捕捉到洋紅的引進的時間點了。

於1856年開始，陸續展開的人工合成染料的開發，對人類在使用染料和顏料、塗料、印料、化妝品、食品色素等色彩原料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為人類帶來了色彩生活的豐富，更提供了很大的表現空間。染料的洋紅的色相是帶紫之紅色，與現今認知的鮮豔的、彩度較高的大紅色有差距的。洋紅的染料是接近黑的深色粉末，少量加入溫水中稀釋後，即可釋放出大量的彩度相當鮮豔的紅色。相信必定讓中國人感到不可思議，因而爭相嘗試使用，也造成使用千餘年，如紅花、茜草、蘇芳、紫柳等處理工序繁複、不穩定、堅牢度不佳的傳統色彩材料之消失。洋紅染料引進初期，染出的色相與即有之色名「品紅」，必定有段混稱的過渡期現象。可是到了現今，品紅色彩稱呼，在《辭海》中，以

Rosaniline chloride玫瑰色精之氟化物，結晶是呈現深綠色金屬光澤來說明時，可見，《辭海》的解釋已持有現代合成染料原料的立場，和傳統儼然無關了。

品紅的「品」字，具有皇帝對古代官員之類別、階級有所區分的意味，如一品、二品、三品等。由於官位與服裝色彩有所規定之故，品字也對應於古代官服的服色。唐代以後，逐漸明朗的官服色彩制度，按照職位高低，依次為紫色、紅色、綠色、藍色。其中，紅色有時也稱之為緋色、朱色、緋色，藍色有時也被稱為青色，有時也和黑色並列，同屬低階官吏或僕役的服色。平民百姓均以藍色或黑色為主，因此朱色和紫色被延伸為指高官貴族的意思，藉著服飾色彩比喻權貴，才出現有「滿朝皆朱紫」的詞句。

紅色在文字使用上，經常是與緋、緋、朱、赤等字混用或通用，儘管字義在造字的原始動機和表達均有不同，字典上的解釋各有其義。以紅字作為紅色表現

統稱的代表，從唐代開始已出現凌駕於其他表現紅色的單字了，到近代更有完全取代的現象。在詞彙的量和質上，以紅字做為主體的詞彙之豐富與表現的細膩程度令人感嘆驚嘆，尤其在以物比喻方面，更是可隨各人喜好增添，已是無法計算。台語辭典裡，以紅字作為開頭的詞彙，如紅土、紅包、紅肉、紅心、紅毛、紅目、紅豆、紅花、紅面、紅柑、紅茄、紅柿、紅紗、紅茶、紅桃、紅柚、紅菜、紅猴、紅圓、紅筋、紅線、紅燒、紅龜、紅饅、紅糟、紅甘蔗、紅孩兒、紅烏帖、紅滲滲、紅膏赤脂等遠超過赤或朱字組成的量。所以，紅字的表現範圍涵蓋了其他表現紅色色相的單字，成為了統稱性的或是概括性的色系代表性名稱，並不專指某特定的單一色相。

品紅之命名是有其源由的，以古代的重視情形來看，赤、朱遠比紅字早出現，緋、緋字也經常出現於漢代之前的古書裡，這樣的發展卻沒有發展出品赤、品朱、品緋、品緋的使用形式，反



法事中道士的絳衣



粉紅色的茶花



唐俑臉上的紅色桃花妝



紅色六號染成的鹿港紅龜粿

(曾啟雄攝)



市場販售的紅色六號染色之發糕



紅色燈籠



而是紅字後來居上。從紅字為字根所形成的複字組合色彩詞的數量上來看，數量上和使用領域種類上都遠遠超出其他同類型的表現紅色之單字。可是傳統官員的服飾色彩為何會和西洋引進的紅色染料扯上關係？這問題的答案，恐怕也只能以推測的方式提出，確定的答案就得等足夠的證據出現了。

中國人喜歡鮮豔的紅色，追求高彩度的紅是不爭的事實，當西方引進的紅色染料，數量不是很多時，進口的染料很容易就被官方壟斷，成為官服的染材，以顯示其官威。初期進口的洋紅染料，可以想像成為官服紅色專用材料，洋紅的稱呼才得以成為專業用語，且與品紅的即有名稱混合。鴉片戰爭後，隨著洋人進口的西方紅色合成染料，些許的量就可釋放出鮮豔的紅，工序單純、容易控制、彩度高、應用面廣、材料適應強，但染著度和堅牢度與耐光性都比原本使用的植物染色為大宗的傳統作法為之遜色。傳統的茜草、紅花等紅色染材，需要耗費相當的心神體力，價格高昂、材料受限，且高失敗率等等不利的因素。紅色的合成

染料受到喜好，隨著需求進口的量也加大，以致於洋紅的名詞普遍化，成了百姓間的日常通用語。

西洋進口的紅色染料，也存在於台語的日常用語與禮俗活動中。台灣人一般會在小孩滿月時，分送紅蛋給親朋好友。紅雞蛋的染料，通常是在村莊的雜貨店購買的，呈現散裝或小包分裝狀態。使用時，只要將小包染料倒進溫水，稍加攪拌，再將煮熟的雞蛋沾染即可。目前仍可買到，只是包裝上加印著「紅色六號食用色素」。南部地區叫紅色六號為「紅蕃仔染」，中部地區稱之為「紅花米」。紅蕃泛指當時居住於台灣西洋人的意思，高雄和淡水各有紅毛城、嘉義有紅毛埤，包含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國人、法國人、荷蘭人等。明朝末年，鎮守邊關的袁崇煥大將，也曾以「紅夷炮」大敗關外清軍。紅夷炮之紅夷指的是當時在南方貿易港口往來之西方人的統稱，西方人帶進的大炮，因此被稱之為紅夷炮。

至於台灣中部地區稱呼的「紅花米」，是由早期的紅花染色材料借用來的。早期紅花對

棉、麻材料的高吸附力，獲得庶民的青睞，不僅是布匹染色材料，也是化妝的紅色色素、食品染料、印刷顏料。台灣不產紅花，大都是由大陸進口，至今仍可於中藥店買到藥用紅花。紅花的染色部位是植物的花瓣，花瓣屬生鮮有機物，長時間運輸過程中，容易發霉或腐敗、變質。因此，紅花的花瓣在採收後，需乾燥處理，花瓣於乾燥後呈現似米粒大小，因此以米字稱之。當洋紅之化學合成染料普及後，習慣上還是沿用以往慣用的名稱，才有以傳統的、自然的、植物的稱呼現代的、西方的、化學的色彩名稱之現象。

語言由於民族間的交流，而相互取進不同的語言表達以彌補表達上的不足或是逼真性。因為外來語言融入時，所採取的方式，不外乎是音譯與意譯兩種。如日語的取入英文，大都採取音譯的方式融入。色彩的領域裡，也出現有類似的情形，如台灣目前的閩南語或客家語裡留存的日語色彩表現語言，「叩恩（こん）」色。「叩恩（こん）」色之漢字是以紺字表現的，紺字在中文字典的發音是「幹」音；可是



大陸少數民族藍色深染服飾局部



大陸少數民族藍色深染服飾



大陸少數民族彩色土布



駱駝背上唐三彩的樂隊色彩表現

(曾啟雄攝)

目前台灣使用的閩南語和客語發音均不使用「紺」之發音，卻遺留了日語的發音。紺字的色彩表達為藍色系的色相，《說文解字》解釋為：「帛深青揚赤」段玉裁進一步說明為：「此今之天青，亦謂之紅青」。深青揚赤與紅青色的說法，類似紫色的色相。但段玉裁解釋的「天青」就很難對上了，天青的色相大都是指淡淡的天空色或粉青色居多，紫色成分幾乎沒有。可是，說不定段玉裁的年代就存在那樣的說法或認知，對或錯也很難說清楚的。換個角度，從文字的結構來看的話，紺字是由糸部首和甘字組合而成的，糸部首所屬的字和紡織或染色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推斷紺字的色彩表現是和染色是有關的。經查大部分字書或字典上的解釋，紺字表現是偏藍色，且是深藍帶紅的色相居多。纖維上的藍色表現，傳統上是以藍草染成的居多。儘管藍草也是個統稱，仔細推敲起來，藍的品種甚多，染出的色相也各有特點，但色相相差不多，深染後均會出現紫的色相偏向。因為藍草所含的色素，並非是單一的，是由複數色素組合起來的，大自然調好

的顏色、配好的色彩，染後才會出現那樣調和的色相。紺色是藍的深染色相的稱呼，淺的藍則叫做「縹」。縹字也是由糸部和票字組成的，票字具有和飄、浮一樣的意思，與染色的關係就是從藍草染液輕輕飄過所得到的色彩，真是讚嘆造字時的貼切表現與務實體會，讓字義與實際的活動充分契合。

除了紺色外，還有「卡其」色也經常出現於日常用語裡。卡其色的英文是Khaki，是由日式英文的遺痕，卡其是源自於印度語，帶有土色、骯髒的色彩意思，英國軍人在阿富汗、印度區域作戰時，因亮麗的軍服常被黃土搞髒，乾脆將軍服染成土黃色，較不容易有髒的感覺。於第二世界大戰前，卡其色傳進日本，語言的表現也被音譯，帶進了日語。更由於戰爭的需求，而將卡其色稱之為國防色。早一輩的台灣居民也會直接將卡其色叫做國防色，直接接收了日語的影響。

在色彩的稱呼上，除了受到英文、日語的影響外，也保有波斯語「密陀僧」和蒙古語「祖母綠」的使用。密陀僧massicot之稱呼源自波斯語mildassa，儘管現今

已屬於不常用的色彩表現名詞，但還保留在礦物或化學的領域（一氧化鉛，PbO），是有毒的黃色礦物。經研磨後，是中藥的原料，也是中國傳統繪畫的顏料，稱之為鉛黃。中國古文獻中，另有沒多僧、金陀僧、爐底、金爐底、銀爐底、銀池、淡銀等之稱呼，是煉銀後所產生的副產品，主要成分是一氧化鉛。

祖母綠則是由蒙古語「助木刺」的漢語音譯而來的，原是指綠色的石頭，古文獻裡也寫成玊綠，相當於現今寶石界的頂級綠翡翠，此語尚留存於寶石界使用。色彩詞的研究也是屬於語言或歷史研究的一部分，也有著曲折折的變化，有時成為了歷史的不用的死字、有時卻也成為流行語。色彩除了直接的視覺感受外，也增添一份內涵的體會。

